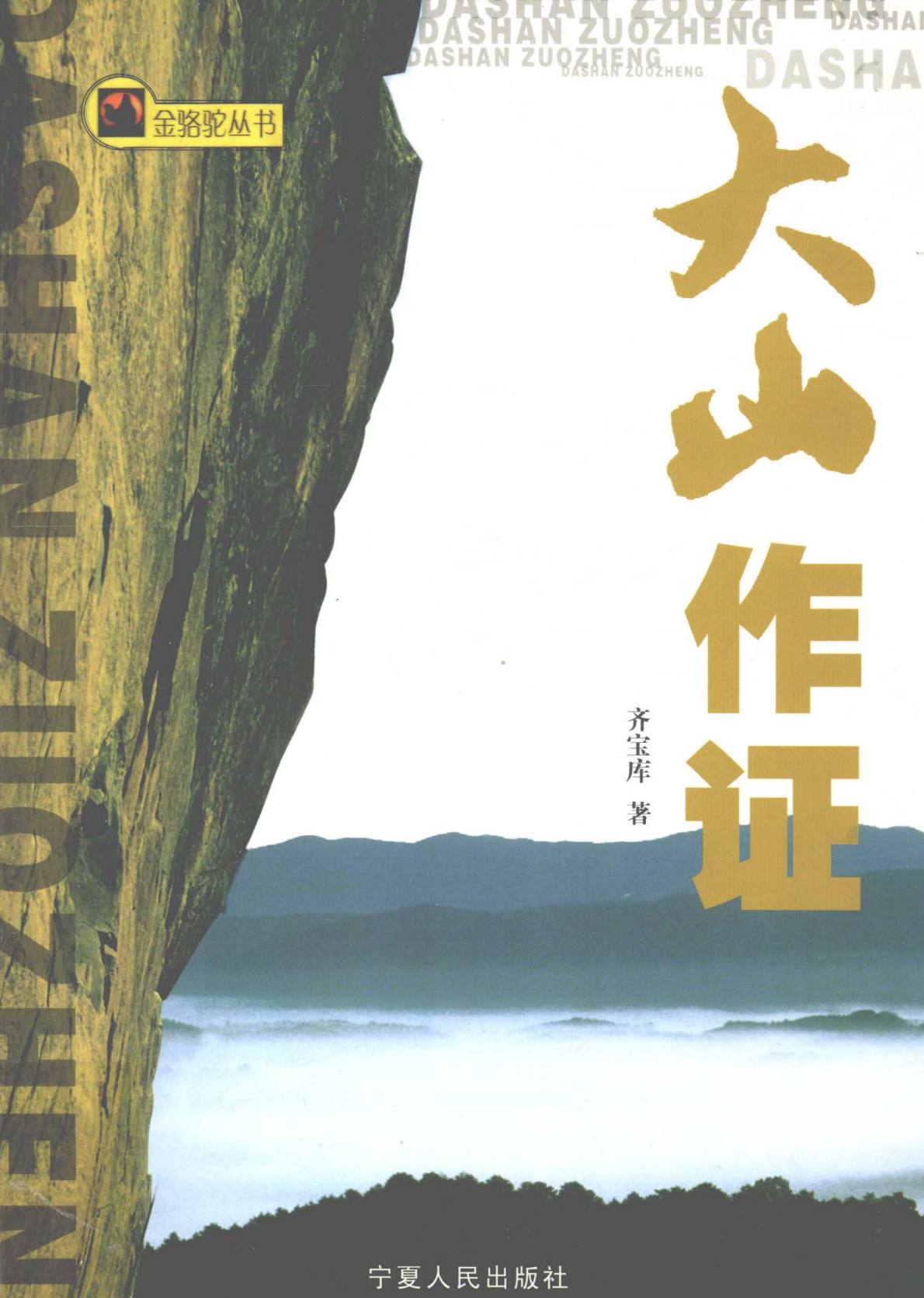




金骆驼丛书

大山作证

齐宝库 著

宁夏人民出版社

金骆驼丛书

常州大学图书馆
藏书章

齐宝库
著

大山作证

宁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山作证/齐宝库著.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10. 5

(金骆驼丛书)

ISBN 978—7—227—02514—6

I. 大… II. 齐…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83793 号

大山作证

齐宝库 著

责任编辑 苏吉宁

出版发行 宁夏人民出版社

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

网 址 www.nxcbn.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昌平新兴胶印厂

开 本 710mm×960mm 1/16

印 张 15

字 数 240 千

版 次 2010 年 5 月第 2 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7—02514—6

定 价 29.80 元

金骆驼丛书编委会

主 编 张贤亮 杨继国

顾 问 朱昌平

编委会会员 (按姓氏笔画排列)

布鲁南 肖 川 余光慧

何克俭 杨继国 张贤亮

彭生选 慕 岳

执 行 编 委 余光慧

序 言

“金骆驼”丛书第三批又要出版了，编者嘱我写序，我当然从命了。

记得当初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文联、作家协会动意编辑出版这套丛书的时候，初衷是振兴我区的长篇小说创作。当时，我们都为宁夏长篇小说创作的不够活跃着急，想借这套丛书的出版来促进长篇小说创作。三四年来，在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的支持下，在自治区文联、作协、宁夏人民出版社等有关部门的精心组织实施下，在全区作者的努力下，我们实现了当时的初衷，有近20部长篇作品先后在宁夏和外地发表、出版，“金骆驼”丛书加上这批，也出版了三批。这三批作品，题材丰富，风格多样。前两批作品出版后，在全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受到了读者的欢迎和好评，马知遥的长篇小说《亚瑟爷和他的家族》获得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一些作品在全区文学评奖中获奖。

此次出版的三部作品，是由我区资深文学编辑、作家组成的重点作品审读委员会对多部长篇作品认真阅读，提出宝贵的修改意见，经作者反复认真修改后推出的。它们有的以国有企业为背景，反映了两代领导人奋斗精神及感情纠葛；有的撷取了从公元969年至公元1075年这一百零六年间历史，反映了宋、辽、夏这一历史时代发展的轨迹和人生百态；有的通过人类对动物仇视、残杀到和平相处的画卷，呼唤人类善待一切动物的美好愿望，表达了一种大自然和谐平衡的理念。这些作品各具特色，反映了我区长篇小说创作新的实绩，为“金骆驼”丛书增添新的光彩，是我区文坛的又一收获。

第三批“金骆驼”丛书的出版，不但充分显示了“金骆驼”丛书是





繁荣我区长篇重点创作“出人才、出作品”的得力途径，而且有力地说明了我区作家的创作潜力是很大的，我区文学矿藏的蕴涵是很丰富的，自治区党委提出的“小省要办大文化”的目标是完全能够实现的。现在关键是要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认识并发挥自己的优势，充分发挥自己的艺术创造力和生产力，创作出更多的精品佳作。近日胜利闭幕的党的十六次代表大会，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建设小康社会，要有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在这“三个文明”中，文艺的重要作用是不可或缺的。我们要以自己的创造性劳动来为小康社会的建设提供智力支持和精神动力，我们应该拿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来满足人民群众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需要。作品是作家最好的名片，只有拿出优秀的作品，才能有力地证明自己，才能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创作需要自由的环境，只有破除了各种障碍，才能进入自由的创作状态。应该说，目前我区的创作环境是比较好的，我区文艺创作的春天已经到来。机不可失，时不我待，我们要以十六大的精神激励自己，乘着这明媚的春光，在文学的广阔天地里奋勇驰骋，建功立业。我们相信，沿着这条绿色通道坚定地走下去，“金骆驼”所开创的，将是一个辉煌的征程。



金
骆
驼
丛
书

杨继国

2002年11月18日于银川

一段不能忘却的历史，
一份留给后人的纪念。

——题 记

谨以此献给曾战斗和生活在“三线”建设
上的兄弟姐妹们！



金
骆
驼
丛
书

上 篇

(1977 年)



金
骆
驼
丛
书

• 1 •

李宝是躺在“公共汽车”的被窝里经过一阵手忙脚乱的忙乎之后大气未定时被他的铁哥们大猪头敲着窗户叫起来的。

“谁呀？”到底是做贼心虚，尽管明知不会有谁闯到这里，李宝还是小心翼翼地坐了起来。

“还能有谁？跟你说，你们家来电报啦，说你妈病了。”大猪头隔着窗户说。

“真的?!”李宝迟疑地问。他一时摸不清大猪头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也许是大猪头骗他下床，他好乘虚而入。昨天刚发的工资，谁都有快活一阵子的经济能力。

“骗你丫的是孙子!”大猪头发了一个誓，又急切地敲了敲窗户。

也许是真的？李宝再不敢犹豫，掀掉被子，匆忙穿好衣服，拔腿就往外走。

“嘿，嘿，就这么就走啦?”“公共汽车”跳下床，赤身露体地横在他的面前。

“急啥，黄不了你的。”李宝从衣袋里掏出两元钱甩给“公共汽车”。

“嘿，上次的钱你不说是这次一块给吗?”“公共汽车”不依不饶，拽住李宝的衣襟，唯恐他乘机跑走。

• 2 •

“给，给！”李宝又掏出两块钱甩给“公共汽车”，而后将她向旁边一拨拉，小跑着跨出了房门。

“给，电报。”大猪头正等在门前，把电报递给刚跨出房门的李宝。
“母病危速归娥”。

一行数字下的黑字清晰地展现在眼前，一会儿又变得模糊起来。

“嘿，这次是真的还是假的？”大猪头见李宝怔怔地站了一会儿并不言语，推了他一下，问。类似的假电报实在太多了，没人能搞清电报中说的事是真还是假，除去收报人自己。真与假要根据事先约定好的拍报方式来判定，就像密电码一样，他人想破译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妈——”半晌，李宝似乎才从噩梦中醒了过来，“你老人家等等我！”说完，撇下大猪头，撒腿就跑。

看样子是真的。大猪头也立即跟着追了上去。

李宝溜小跑回到宿舍，找出一个旅行袋，装上几件衣服正要往外走时，大猪头也气喘吁吁地赶了进来。

“嘿，你就是要走，也得等到明天才有车呀。再说，你还没请假哪。”

“操，我他妈的都急糊涂了。”李宝不禁笑了一下，扔掉旅行袋，瘫了似的一屁股坐在床上，掏出香烟，扔给大猪头一枝，“现在请假，孙大头能给吗？”

“我看玄，现在是大战一季度，争取开门红，昨天全车间的大会上，孙大头刚宣布谁也不许在这个时候请探亲假，今天你就去请假，这不明摆着找不自在吗？”

“那我不管，我妈都要死了他还不给我假？惹急了，抽丫挺的一顿，管他给不给假呢，先走人再说！”

“操，那不把你开除才怪。”

“开除就开除，憋在这大山里有什么好，连个老婆都讨不上，爷爷回北京扫大街、拉板车、掏厕所也比这儿强！”

“那你这一辈子也就完了，不安心三线建设就是‘反革命’，政治生命啊，开玩笑哪！”

“可也是，操他妈的，但也不能眼瞅着老妈在家等死我撒手不



管哪!”

“走。”

“干啥去?”

“我陪你找孙大头请假去。”

“他能给吗?”李宝一提孙大头就发怵,总有一种秀才遇见兵的感觉。

“说说看呗,反正想请假总得过这一关。”大猪头说着把手里拎着的一网兜罐头之类的什么东西在李宝面前晃了晃,“我就不信世界上还有不吃腥的猫!”

“我看够戗!”李宝迟疑着毫无信心地随大猪头向孙大头家走去。



金
驼
丛
书

“什么?这时候请假?!不行!”孙大头左眼一睁、右眼一闭,一口回绝。

孙大头的眼睛挺神,左眼大,右眼小,高兴时两眼眯成一条线,这时求他办什么事准成;生气时左眼睁得溜圆,右眼紧闭,这时连他亲娘老子也休想在他面前说通什么事。因此,厂里有这样一条歇后语:孙大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铁石心肠。

“孙主任,您别急。听我慢慢跟您说嘛……”大猪头递上一枝前门烟,似乎手累了,把网兜轻轻地放在地上。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想用糖衣炮弹贿赂我呀,妈的,没门!”

孙大头的左眼睁得越发大,右眼闭得越发死,他这是气急了。一急,粗话也难免脱口而出。他是行伍出身,自称是个粗人,在他的带领下,锻工车间的老少爷们变得一个比一个粗,这也是孙大头引以自豪的一个业绩。“这才像工人阶级的样,知识分子的改造嘛,就是要脱胎换骨!”

“不是,孙主任,这回李宝他妈确实是病危了。”大猪头掏出电报递给孙大头。

“假的!又是假的!”孙大头并没接电报,只用左眼稍稍一瞄,就做出了判断。“用你们北京话来说,少来这套猫腻!李宝,你自己说,今年你家来几封电报啦?三封!少说三封!哼,别看你多念了几年书,想在我面前耍什么里格楞啊,没门!”孙大头原本是陕西人,复员进厂

时，一口地道的陕西话，近几年来，由于车间里有不少北京人的缘故，也潜移默化地带了点京腔的味道，有时也冒出一句半句的北京土话来，只是说的不到家，听起来不伦不类。

“这次是真的。”平时口若悬河的李宝不知为什么在孙大头面前总是没词。

“真的?! 怎么知道是真的?” 孙大头一把夺过电报，“母病危速归娥，娥是谁? 你又没有兄弟姐妹，又没有老婆，娥就是你妈! 你妈病危还能跑到邮局拍电报?! 想骗我? 小子，还嫩点!” 孙大头为自己的推理颇为得意，右眼逐渐地开了一条缝，但左眼仍没有缩小的迹象。

“娥不是我妈，娥是我们街道居委会主任，电报是她拍的。以前几次是假的，我承认，那是以我母亲的名义拍的，这次肯定是真的，这是我们事先约定好的。”李宝解释着，毕竟有了几次“狼来了”的先例，说话显得底气不足。

“哈哈，承认了吧? 以前几次全是假的，以后再来电报，再说这次也是假的，丢卒保车的手段，这一套，我懂，江英早就识破了，少跟我来这套里格楞吧!” 孙大头为自己的聪明得意起来，右眼近乎睁开了。

“孙主任，您看，李宝也承认错误了，这次他妈确实病了，您就给他假让他回去看看，他耽误的活我加班加点全包了还不成?” 大猪头见孙大头不再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失时机地再一次递上前门烟。

“不行!” 孙大头逐渐睁开的右眼突然又眯成了一条缝，“我说不行就不行! 你妈即使是真的病了，有街道居委会照顾也就足够了，再进一步说，即使是病危，你回去就能救活她?! 你又不是大夫……”

“你，你他妈的还有没有点人味!” 李宝再也按捺不住了，不等孙大头说完，已经一个箭步跳到孙大头面前，指着他的鼻子骂了起来。

“你，你……” 孙大头从未见有人敢这样对待自己，一时竟气得不知说什么好了。

“一句话，到底给假不给假?” 李宝指着孙大头越发横了起来。

“不给假就是不给假!” 孙大头当然不肯示弱。

“走!” 李宝拉了大猪头一把，扭头就走出了房门。

“你他妈有种就给我走一个看看。”孙大头显然误解了这个“走”



的意思，随后也追了出来，但刚走到大猪头身后，不知怎么就横着摔倒在地上，一时竟爬不起来，只能嘴里不停地骂着“狗日的”，这回是纯正的陕西话，他眼睁睁地看着李宝和大猪头二人扬长而去。

“你真要不请假就走啊？”大猪头问李宝。

“我去找老天讲理去。”

“就凭你，老天能替你说话？”

“逼急了老子就绝食！”李宝狠狠地说。

“绝食？！”大猪头不解地眨眨眼。

李宝点点头，显然已经下了决心来争取这次探母的机会。只是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在气急情况下说出的一句话，当真付诸实践之后，不仅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而且也改变了偌大的西北电机厂的命运。



夜幕刚刚降临，崔亮家里就已经是宾朋满座了。

全是宣传队的那帮子人。

下午一上班，分散在全厂各个角落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队员就接到车间头头的通知：下午准备准备，该交班的交班，明天一早到工会报到，厂里要排节目。在宣传队抽人这件事上，哪个车间头头都不敢推诿扯皮，厂里的头头太重视了，从书记到厂长，尤其是厂长佐其人，这老头儿对演戏有一种特别的爱好，据他自己说，年轻时他曾演过《刘胡兰》中的石头，真假不说，反正他重视宣传队确实是一点都不掺假的。每次宣传队抽人遇到阻碍时，只要老头儿一个电话，车间主任就得乖乖地把人送来，哪怕这人在车间里有多重要的岗位。有了这把尚方宝剑，自然没人敢出面反对，宣传队也挺争气，十几年来从排演评剧《收租院》到舞剧《白毛女》及十数台小节目参加市级乃至全省的文艺汇演，声名大振，以致好多人不知西北电机厂身在何方，却异口同声地称赞西电的宣传队确实不错。应该说，西北电机厂的名声很大一部分是宣传队给创出来的。

崔亮在宣传队里并非是什么举足轻重的角色，无非是一名大提琴

手而已，他之所以吸引人乃至逐渐成为宣传队的核心，在于他有几个优势条件：第一他在宣传队中年龄最大，六六届的大学毕业生，身为长者，能宽厚待人，又颇有行使仗义之风，谁有点啥事都愿意找他聊聊；第二宣传队中他最早成家，前两年又把母亲接了过来，老太太为人极是慈善，把宣传队的男男女女当成自己的亲儿子亲闺女一样看待，来了就别想走，非得留你吃一顿饭不可，有人时间久了不来，老太太就要问儿子他怎么老不来，你跟他闹别扭了？一直到他又重出现在家里为止；第三还在于他知道的小道消息太多，他的父亲是被打倒在地、原中央首长，他的老丈人是被打倒而又解放的高级干部，尽管他的父亲被关在哪里他都不知道，但却知道国家政局的动态、重大决策、乃至某某领导人的升与降、上台与下台。远的不说，单就林彪事件而言，他比国家公布的日期起码要提前十天就向一些人散布了林彪坠机身亡的消息，以致引起厂里的注意，保卫科把他抓起来关了两天，第二天正准备召开全厂批斗会的时候，红色电波传来了关于林彪事件的报导，才不得不将他释放回家。虽说他没有造谣，但终究在保卫科挂了号，给头头们留下了这人不太安分的感觉，使他在锻工车间改造的时间一直继续到打倒“四人帮”之后才得以结束。

宣传队的人凑在一块就热闹了。

别看都在一个山沟里窝着，也有十天半月见不上一面的，如今一见面，说的笑的喊的唱的能把房盖顶破，谈笑一阵之后，才逐渐将话题转入正轨。

“嘿，头儿，这回排什么戏？”问话的是王国中，由于在《收租院》中把刘文彩演绝了，以至于全厂再没人称他王国中，而一律呼之为刘文彩了。

“徐书记让重排《收租院》，对新进厂的工人进行阶级教育。”被称作头儿的叫王火，一直是宣传队的队长。

“我操，没劲，都演了十几年了，谁还看哪？嘿，省歌舞团我有一个哥们，说他们团从北京拿来了歌剧《刘胡兰》的本子，原准备要排的，不知咋的又不排了，明天我去拿回来，咱们就排《刘胡兰》，怎么样？”刘文彩对排《收租院》不感兴趣，一直主张排大戏，过瘾。

“头头让排啥你就排啥，你操那些闲心干啥！”回话的在《收租院》



中扮演过瞎老头，大概对刘文彩霸占他的女儿耿耿于怀，总是跟他唱对台戏。

“嘿，这你丫的就不明白了，跟你说，佐厂长年轻时就演过《刘胡兰》里的石头，只要咱们提出来，佐厂长保证乐得屁颠屁颠的。”刘文彩也算是厂里有名的消息灵通人士。“你说呢，头儿？”

“我看够钱，这次成立宣传队是徐书记亲自决定的，书记的决定谁能改得了？！”

“可也是，那是咱们厂的天哪，没劲，没劲！”刘文彩把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直喊没劲，也不知是说徐书记没劲还是说《收租院》没劲。

“你丫的没劲，我可有劲了。”

话音未落，李宝推门而进，大猪头尾随其后。

“你丫的怎么也来了？”刘文彩问。虽说不在一个车间，却同是一块进厂的北京徒工，彼此都是很熟的。

“咳，甬提了。大哥，这事得请教请教你，看看该咋办？”李宝急火火地转向崔亮。

“怎么回事？坐下，慢慢说。”

“是这么回事，我们家来了一封电报，”李宝说着，把电报递给崔亮，“您看，我妈病危，这回绝对是真的，我们俩去找孙大头请假，他死活就是不准，还跟他吵了一顿，您看我该咋办吧？反正这个家我是回定了。”

“你丫的也是，找人家请假，就得跟孙子似的才行，他说什么你都得听着，还跟人家要横，换成我，也不会准假，歇着吧您哪。”刘文彩立马进行批判。

“净他妈废话，连这点道理都不懂我不是白活三十岁了吗，您瞧见了么，我们俩还是拎着东西去的呢，叫人家给扔出来了！”李宝从大猪头手中拿过一网兜食品重重地摔在桌子上。

“咳，找老天去呀，别看他总是阴着脸，有时候找他，他还挺通情达理的。”刘文彩根本容不得别人插话，只管出谋划策。

“刚从他家出来，人家一句话就把我俩打发出来了，这事找你们主任说去，什么事都找我，还要他们干啥？瞧瞧，也不能说人家说得没道理，是吧？”



“那你准备咋办呢？”崔亮好不容易才捞到一个插话的机会。

“他想明天在车间采取绝食行动。”大猪头说。“您看行吗？”

“绝食?!”崔亮吃了一惊，虽说“四人帮”已经被打倒了，大帽子不再满天飞，但就绝食这种行动他还是连想都不敢想的。

“绝食?!”刘文彩也吃了一惊，但马上就表示了支持的态度。“我看可以。首先我们来分析一下厂里的形势：自从一九六九年投产以来，厂里就没放过一个人，也就是说，只许进不许出，并且以不安心三线建设就是反革命为由，对要求调动的人轻则批判，重则判刑，人民群众早已忍无可忍，现在的西北电机厂就如一堆干柴，只要有一个火星就可以形成燃烧之势，而你，李宝，仅仅是要求请假探望处于病危的母亲，何罪之有？一定会赢得全厂广大群众热烈支持的！”刘文彩说着说着激动起来，调门也越来越高，最后兴奋得竟然唱起了《红灯记》中李玉和的唱段：“有多少苦同胞怨声载道……”

“嘿，小心隔墙有耳。”王火见他越说越离谱，赶紧出面制止。

刘文彩的嘴没遮没拦，没少吃亏。

一九六九年宣传队集中排舞剧《白毛女》的时候，也是在闲谈之中，谈到了西电厂虽小，但商店、学校、邮局、医院、派出所、粮站等一应俱全，俨然一个小国家一样，刘文彩借题发挥，称西电厂为东来西联邦合众国，国王是墨黑墨德一世，国旗是一个大裤衩子上画一只破鞋，又规定了国语是只念每个字的声母，比如你吃饭了吗，就念成 NCFLM，念起来倒也好玩，几天内便在宣传队流行开来，让大家快活了好几天；只是好景不长，没几天在全厂竟有了宣传队要搞独立王国的流言，并且越传越邪乎，说宣传队有人要推翻共产党，另建王国，有国旗、国歌、国语……这在伟大领袖刚刚提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之时，无疑是反革命事件了，保卫科如临大敌，科长迟人禄率全部人马蹲在宣传队，逐个隔离审察了一个星期，虽然证实确实是这些人在一起扯鸡巴蛋扯出来的，并无谋反之意，但刘文彩究竟有无这种狼子野心那就不好说了；让他做了深刻的检查，整整写了八稿，最后一次是把第一稿又重新念了一遍才得以通过，本想开除宣传队的，但一时找不着顶替他的合适演员，而演出任务又迫在眉睫，政治任务耽误不得，此事方才作罢。刘文彩当时吓得够戗，发誓再不多



说一句话，哑巴了几天，没过多久还是狗改不了吃屎。

“真的？”刘文彩一听王火说隔墙有耳，立即推门跑出屋外，他嘴快腿也快，却偏偏发现一个人正站在窗外，“嘿，谁？干什么的？”他上前一把揪住那人的脖领子，仔细一看却是迟人禄。“你在这儿干什么哪？”在西电厂他最恨的就是此人，曾在审讯时踹了他几脚。

“没事，没事。”迟人禄挣脱出来，慌忙走了。

“丫挺的，还从事特务活动，都什么时候了！生个孩子让他没屁眼！”刘文彩骂骂咧咧地转回屋里。“还真他妈的隔墙有耳。”

“是谁？”崔亮警觉地问。

“迟人禄，臭丫挺的，叫我扇了一个大耳雷子，可他妈出气了。”刘文彩从不放过吹牛的机会。“甭理他，刚才讲到哪儿了？”

“讲到有多少苦同胞怨声载道了。”瞎老头提醒道。别看他总跟他作对，却极愿意听他瞎吹胡侃。

“那我接着说，”刘文彩喝了一口水润润嗓子，又从瞎老头的手里夺过一枝刚点燃的香烟，深深地吸了一口，又眉飞色舞地讲了起来。“下面我再来分析一下咱们厂的组成人员现状，”他俨然大将军一样一手挟腰一手比划着，“我厂现有职工五千余人，其中北京徒工一千人，东北徒工一千人，大中专生五百人，复转军人五百人，老厂搬迁的老工人一千人，还有本地陆陆续续招的徒工一千人，从这些人的心理状态来看：北京徒工、东北徒工还有大中专毕业生，都是来自全国各大城市，他们大多都不安心在山沟工作，向往都市生活，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家里有这样那样的困难，急需他们返回，这些人对于调出西电厂是一呼百应，只是个个像缩头乌龟，苦于没有先伸头的罢了，他们应该是这次行动的主力军，注意，这已经是全厂人数的一半；再就是那一千老工人，由于他们长期是吃苞米渣子高粱米过来的，到了西北之后，整天的大米白面已经很满足了，再加上每人又都种了一亩三分地，闹个吃菜不花钱，乐不思蜀，想动员这些农民无产阶级再调回东北是不现实的，我们对他们不抱希望，但我们要争取他们的支持，让他们成为我们的同盟军；现在惟一能跳出来站在厂里一边的就是那五百复转军人了，这些人原本是农村户口，能到西电已经使他们一步登天了，这些年又给他们解决了老婆孩子的农村户口，一部分还当上了工段、



车间的小头头，他们为了报恩，或为了往上爬，一定会充当铁杆保皇派的角色，对此我们要加强其分化瓦解工作；至于那一千当地徒工嘛，我看就不足挂齿了，都是咱们的徒弟辈，又与他们没有什么利害关系，就算是咱们的团结对象吧。”刘文彩显然讲累了，嗓子有些嘶哑，喝了一口水，越发来了精神，“同志们，时不我待，只要我们团结一心……”说到这里他戛然而止，“外面有人！”他说着，已经一步蹿出房门，这次，他只看见一个远逝的背影。

“是谁？”崔亮问。

“没看清，只是一个背影。”

“大家注意啦，关好门窗，今夜有大风……”一个女人尖厉的声音在大水沟的上空飘荡，由远及近，又由近极远，“大家注意啦，关好门窗，今夜有大风……”

“是疯子。”

司空见惯的，人们一下子就听得出来。

• 3 •

疯子叫童珍。

童珍是石家庄电校的中专毕业生，原本不疯，只是家庭成分有点偏高，富农，也正是由于家庭成分的问题，毕业时才被发配似的分配到西北电机厂。

其实，类似她这种情况的在五百名大中专毕业生中多的是，起码要占到三分之二以上，有的家庭成分要比她复杂、严重的多，几次清理阶级队伍下来，发现有隐匿不报在海外有亲属关系的大中专生不下百人，剩下的三分之一当中还有相当一部分不是在“文革”中站错了队就是犯有打砸抢等诸多种错误的红卫兵。因此，徐书记想从这些知识分子当中挑选接班人时，拨拉来拨拉去竟没找出几个各方面条件都让他满意的人选来，不禁感叹地说：“我们这儿简直就是个藏污纳秽的地方嘛！”

这些“污”和“秽”大多能随遇而安，党的政策说得很明白：出

